

蘇聯工業的 專門化和協作

別里著

人民出版社

苏联工業的 專門化和協作



別里著

中國人民大學工業經濟教研室譯



人民出版社

Л. Я. Берри
СПЕЦИАЛИЗАЦИЯ И КООПЕРИРОВАНИЕ
В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СССР

Госполитиздат

Москва • 1954

根據蘇聯國家政治書籍出版局一九五四年版譯出

苏联工業的專門化和協作

〔蘇〕別里著

中國人民大學工業經濟教研室譯

*

人民出版社出版（北京東總布胡同十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1號

北京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

書號：1816·850×1168 1/32·8 $\frac{7}{8}$ 印張·2插頁·221,000字

一九五五年十月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十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數：1—4,000 定價：(6) 0.96元

目 錄

序言	1
第一章 剝削制社会經濟形態中与社会主義社会中的 分工	5
1. 社会主義以前諸社会經濟形態中的分工	14
2. 社会主義社会中的分工	46
第二章 分工的種類(部門和企業的專門化在社会分 工体系中的地位)	73
第三章 生產專門化的經濟作用	94
第四章 專門化与联合化、集中化的相互關係	122
第五章 从社会主義生產分佈的任務看企業專門化 問題	156
第六章 苏联工業的專門化和協作的發展	171
第七章 战後時期專門化和協作的若干問題	223
1. 企業的專門化与擴大產品種類的任務	223
2. 企業內部專門化的發展, 流水作業法的採用	237
3. 進一步發展和改善協作的問題	251
4. 進一步提高苏联工業專門化水平的問題	263

序 言

社会分工的問題，尤其是專門化与協作的問題，当苏联人民在共产党領導下逐步由社会主义向共產主義順利过渡的時期，具有特別重大的现实意義。隨着向共產主義过渡，社会內部的分工，工農業的分工，体力勞動与智力勞動的分工以及不同職業的人們的分工，都会發生很大的變化。

本書所研究的是苏联工業的專門化和協作問題，即工業內部的分工問題。

工業部門和企業的專門化是社会分工的形式之一。而協作乃是各企業間生產联系的形式，是这一分工的結果。工業內部的分工，表現為企業的專門化与工業生產部門的形成和分離。各企業的專門化与生產部門的分離是相互联系的过程，不能將二者割裂開來研究。企業專門化的过程是在各部門的範圍內進行的，同時專門化企業的建立会使新的生產部門分離出來。專門化和協作与其他分工形式——地區分工、不同工种与專業的人們的分工——密切相联。因此專門化和協作的問題与社会分工的理論問題有密切联系。

依據已被認識的社会主义客觀經濟法則進行活動的共产党和苏維埃國家，在社会主义社会發展的一切歷史階段上都非常重視苏联工業的專門化和協作的問題。十九次党代表大会的文件以及各共和國、各省党代表會議的文件，都証明党对專門化和協作的問題是極端重視的。

十九次党代表大会指出，必須進一步發展建築業方面的專

門化，必須擴大專門化工廠中裝配式零件和結構的生產。必須更放手大胆地建立生產廣泛应用的機器零件（滾珠軸承、汽車零件、拖拉機及農業機器零件）的專門化自動工廠。代表大會指出，地方工業及工藝合作社的任務在於改進產品質量、降低成本、尽可能實行專門化、用技術裝備並重新裝備自己的企業。在十九次黨代表大會上，在列寧格勒、斯維爾德洛夫斯克、高爾基、斯大林格勒及其他城市的黨代表會議上，揭露了專門化和協作方面的缺點，並強調指出必須消滅這些缺點，以便提高生產能力利用率，消滅不合理的、過遠的運輸等等。

由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時期中，生產力的提高、生產規模的擴大，引起了生產專門化的發展和生產協作的廣泛採用。十九次黨代表大會的指示中，規定了第五個五年計劃的基本任務，這個計劃意味着我國在由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發展的道路上又將前進一大步。計劃規定進一步大力發展蘇聯經濟的一切部門及其主導部門——社會主義工業。在第五個五年計劃時期，黨一方面執行着進一步發展重工業及其心臟機器製造業（整個社會主義經濟不斷高漲的基礎）的政策，同時也保證輕工業、食品工業以極高的速度增長。第五個五年計劃時期，在產量大大大提高和技術進一步發展的基礎上，專門化和協作得到了進一步發展和推廣。新的工業生產部門加速發展着。機器製造業的部門結構發生了很大變化：在動力機器製造、軋鋼設備生產方面，在採煤工業、石油工業及其他工業部門所需機器設備的生產方面動用了許多新生產能力。

蘇聯最高蘇維埃第五次會議的歷史性文件，向蘇聯人民提出了許多為順利實現進一步提高蘇聯人民的物質文化水平這一主要任務而急待解決的問題。目前，黨和政府在发展重工業方面已取得的成就的基礎上，大力發展人民消費品的生產。用來發展輕工業、食品工業特別是魚品工業的投資大大增加了，這將促進順利解決黨和政府所提出的任務：即在兩三年內急劇增加

居民所需食品和工業品的供應數量。在蘇聯部長會議和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擴大日用工業品生產並改善其質量的決議”以及“關於擴大食品生產並改善其質量的決議”中，上述任務已規定得更加具體和詳細。

迅速增加居民所需食品和工業品供應數量的任務的解決，與農業的進一步發展和高漲密切相關。1953年9月7日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關於進一步發展蘇聯農業的辦法”的決定，以及根據全體會議的決定通過的、蘇聯部長會議和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農業的決定，是蘇聯人民在農業普遍高漲的基礎上，在集體農莊從組織和經濟方面進一步鞏固的基礎上，於最近兩三年內為我國居民創造豐富糧食，並為輕工業創造豐富原料的詳細鬥爭綱領。

對於解決急劇增加人民消費品供應量並進一步提高蘇聯人民物質福利這一迫切的任務，蘇維埃貿易起着重要作用。蘇維埃貿易在今後很長時期內將仍然是在社會主義社會成員間分配人民消費品的主要形式，必須通過它來滿足勞動人民日益增長的個人需要。

蘇聯部長會議和蘇共中央委員會“關於進一步發展蘇維埃貿易的辦法”的決定，目的是大力發展蘇維埃貿易，以保證最近兩三年內在每一城市和鄉村不斷地供應居民必需的一切商品。

實現這些任務，將使整個工業的部門結構改變，使輕工業和食品工業的部門結構改變，並使產品種類發生顯著變化。

工業部門結構以及整個工業分工體系，是根據社會主義基本經濟法則及國民經濟有計劃（按比例）發展法則的要求而改變的。

在社會主義經濟中起作用的客觀經濟法則決定了實行生產專門化和協作的必要性。作者企圖在本書中說明，企業的專門化和協作，是與在高度技術基礎上使生產趨於完善，與在各個部

門和企業間規定正確比例關係有緊密联系的。

專門化和協作的發展，是採用新技術、改善生產設備利用情況、提高勞動生產率和降低成本的一個重要槓桿。它是提高產品質量、縮短生產週期、加速流動資金週轉的重要條件。全面利用這一有力槓桿可加快社會主義擴大再生產的速度，加快我國的共產主義建設。

本書企圖從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觀點闡明社會主義以前諸社會形態中和社會主義社會中分工的本質與意義，指出社會主義社會的分工與資本主義條件下分工的原則區別及前者的優越性，說明分工的種類，說明部門和企業的專門化在社會分工體系中的地位，研究生產專門化和協作的經濟作用，專門化與集中化、聯合化的相互關係，生產專門化與合理分佈工業的關係。這就是說，作者給自己提出了研究專門化和協作的理論問題的任務。其次，本書要說明在社會主義建設各階段上，特別是在戰後時期專門化和協作的發展。最後要研究由社會主義逐步向共產主義過渡時期中專門化和協作方面的許多現實問題。

當然，在這本書中不可能研究與專門化和協作有關的一切理論問題和實際任務。為解決這種任務，必須對各工業部門的專門化和協作進行專題研究，必須進一步探討專門化和協作方面的各個理論問題（這是社會主義工業經濟這門科學的一個很重要部分）。

第一章

剝削制社会經濟形態中與 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分工

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教導說，決定社会發展的主要力量是物質財富的生產方式——生產力和生產關係。而在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發展中，正如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所一再指出的，分工过程有着巨大意義。

任何社会勞動都与分工密切相联。“作為一切特种生產活動的總和的分工，是就物質方面當作生產使用價值的勞動來觀察的社会勞動的普遍狀態。”^①馬克思指出，不同勞動的同時存在，或者同時並存的不同勞動就是分工。

由此可見，分工是社会發展一切階段上、即一切社会經濟形態中社会勞動的普遍狀態。

馬克思列寧主義絕不是只限於研究分工的一般原理，而是密切結合一定性質的生產力以及與其適應的生產關係來研究適應於不同社会經濟形態的不同分工形式。

分工(或社会生產的專門化)是勞動社会化过程、生產社会性發展过程的最重要表現之一。列寧指出：資本主義生產使勞動社会化，這特別“……是說資本愈集中，社会勞動也愈專門化，每個一定工業部門裏的資本家人數也愈減少，而獨立工業部門底數目則愈增多；——就是說，許多零碎的生產过程溶合為一個社会生產过程”^②。

①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參閱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24頁。

② “列寧文選”兩卷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32頁。

資本主義時代的生產社會化表現如下：產生了不同的紡織工業部門，而過去是手工業者自己紡紗，再用紗織成布；形成了新的食品工業部門，它們代替了家庭的或手工業的食品生產；出現了新的重工業部門——冶金業、機器製造業等。分工的發展，生產專門化的發展，證明社會生產各組成部分的相互依存日益增加，證明生產的社會形式與私人資本主義佔有形式之間發生越來越不可調和的矛盾。

馬克思認為有以下幾種社會分工的起源：第一種起源是家族和氏族範圍內人們在性別和年齡上的差別。另一起源是各個公社的自然條件的差別，以及這些公社中不同的生產的出現。當各公社發生接觸時，交換將這些不同的生產變成相互依存的各個社會生產部門。性別、年齡和自然條件方面的差別只能說明分工的產生，但不能說明分工的發展。

馬克思又指出，人口的多少和密度是社會內部分工的物質前提。這就是說，隨着人口及其密度的增長，社會生產分為許多生產部門和種類的可能性也愈來愈大。然而，我們知道，在人口密度相同的國家裏，分工的發展水平也可能相差很遠。因此，馬克思主義教導說，人口及其密度的增長只應看做是分工發展的一般條件，而不應看做是分工發展的決定因素。

馬克思列寧主義經典著作中不只一次地強調指出生產力與社會分工的緊密聯繫。馬克思和恩格斯寫道：“一個國家生產力的發展水平如何，最明顯地表現在該國分工發達的程度上。”^①

分工發展的決定性條件和物質基礎是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生產工具即機械勞動手段的發展與分化。生產工具的分化是分工的前提。

全部人類歷史清楚地表明，生產工具的發展對於新生產部門的形成和分工的發展起着決定性的作用。譬如，過渡到陶器

① 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形態”，載“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第四卷，第11頁。

生產、改善金屬工具等等，引起了手工業的發展，引起了手工業與農業的分離，引起了各種手工業生產及以後的工場手工業生產的發展。

生產工具的發展決定着大機器工業的建立。很明顯，各個不同的大機器工業部門的形成和分離也決定於生產工具的發展與分化。

技術的發展、機器能力的增大和機器的分化，引起了一定製品生產的專門化和集中，引起了能於滿足全區或全國需要的巨大專門化企業的建立，因為在分散生產的情況下，不可能利用新的、生產率較高的技術。技術發展必然引起各生產部分的專門化。

在全部人類歷史中，分工的發展都與社會生產力密切聯系着。例如，由於農業勞動生產率的增長以及隨後手工業勞動生產率的增長，才可能有手工業的產生及其與農業的分離。同時，這第二次社會大分工又刺激農業和手工業生產力的發展。工場手工業時期分工的發展是出現機器和採用機器的最重要前提之一。而機器生產又促進了分工的進一步巨大發展，引起了許多新部門、新生產和新工種的出現。

列寧寫道，社會勞動的專門化，“按其本質看來，正如技術的發展一樣，是無止境的。例如，爲了提高製造產品的某個部分的勞動生產率，必須使這一部分的生產專門化，使它成爲能生產大量產品，因而可以（而且需要）採用機器的獨立生產”^①。

生產力各要素——生產工具、具有生產經驗及勞動技能的人——的發展，與分工密切相聯。分工（或者說社會生產的專門化）可以促進生產力主要要素能力的提高，促進勞動生產率的提高，生產工具利用情況的改善以及高效率專門化設備的採用。

① 列寧：“論所謂市場問題”，載“列寧全集”，俄文版，第一卷，第84頁。列寧認爲“分工”這一概念與“專門化”是相同的：“市場的大小又完全適合於社會勞動專門化（=分工）的程度……”（同上，第80頁）。

生產經驗的積累及勞動技能的提高，直接取決於分工的程度，取決於工作人員在某種勞動上的專門化程度。因此，社會分工或勞動的專門化，是社會生產力發展的最重要因素之一。由此可見，一方面生產力的發展促進分工的發展，另一方面分工的發展也影響生產，影響生產力的發展。

分工是一個複雜的社會經濟範疇，它與每個社會形態的生產力和生產關係有不可分割的聯繫。

分工的發展是生產力發展過程的組成部分。因此，分工對生產關係的發展也起着作用。例如，原始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分工之滲入生產過程，決定了公社所有制的瓦解，破壞了共同生產和共同佔有的形式，引起了私有制的產生。

列寧指出，私有制的基礎是“已在萌芽的社會勞動專門化和產品出賣現象。例如，當原始印第安公社底全體社員還共同製造他們自己必需的一切產品的時候，私有制也是不能產生的。當分工制侵入公社，而其社員已經各自單獨來生產某一種產品，並把這種產品拿到市場上出賣的時候，於是表示各商品生產者這種在物質上各自分立現象的私有制度就出現了。”^①

再舉一個例子。在資本主義時代，生產力的發展（表現為勞動的社會化，特別是表現為分工和生產專門化的發展，相互聯繫的各社會生產部門數目的增加）加深了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並為建立新的、社會主義的生產關係創造了物質前提。

社會成員之間的分工同時也是生產關係的組成部分。生產關係的基礎——生產資料的所有制形式——直接決定每一社會形態中分工的形式和性質。

恩格斯把奴隸制描述為奴隸與奴隸主之間自發形成的一定的分工形式，從而強調指出該社會形態的實質與一定分工體系有不可分割的聯繫。手工業生產中分工的深刻化，是封建社會

① “列寧文選”兩卷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11頁。

瓦解時期的特徵，它是由商業資本、包買商和工場主愈益加大的影響所決定的。資本主義建立了與封建社會中的分工體系根本不同的新的分工體系。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分析資本主義制度下分工的特點時強調指出：“分工一開始便包括了勞動條件，工具和材料的分配……”^①。他們就這一方面說：“……分工和私有制是同樣的說法：前者指活動而言，後者指活動的成果而言，所表明的是同一內容。”^②

蘇聯社會主義的勝利，根本改變了全部分工體系，消滅了資本主義奴役性的分工，消滅了體力勞動與智力勞動之間以及城鄉之間的對立。在由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時，社會主義條件下仍然存在的體力勞動與智力勞動間、城市與鄉村間的重大差別將逐步消除。

由此可見，基礎即社會經濟制度與整個分工體系直接相關。基礎的改變會引起分工性質的改變。一個社會形態代替另一個社會形態時，由前一社會形態繼承下來的整個社會分工體系（不論社會內部的分工，或者是企業內部的分工）就隨着發生根本的改變。

由此可見，物質生產方面的分工^③的發展水平及形式決定於生產方式——一定社會經濟形態的生產力和生產關係。而分工的發展又影響着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發展。正因為如此，所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是以歷史觀點、聯系一定的生產方式來研究分工。

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分工的學說不把分工看做永恒不變的

① 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形態”，載“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第四卷，第 56 頁。

② 同上，第 23 頁。

③ 應該把物質生產方面的分工過程與上層建築方面（政治、藝術等方面）的分工過程嚴格區別開來。通常，資產階級學者把它們混為一個分工概念。

範疇。馬克思主義認為，不同社會形態中分工的形式和意義有原則區別。

馬克思寫道：“在普魯東先生看來，分工是很簡單的東西。但難道說世襲階級制度不是一種分工嗎？難道行會制度不是另一種分工嗎？難道英國始於十七世紀中葉、終於十八世紀末葉的工場手工業時期的分工與現代大工業的分工沒有根本區別嗎？”^①馬克思在批判普魯東時強調指出：為分工這一範疇下一個適用於各個時代的一般的定義是徒勞無益的。

列寧批判米海依洛夫斯基“臆造了所謂一般的‘發展公式’，而沒有分析不同社會經濟形態中和不同發展時期中分工所採取的一定形式”^②。

馬克思列寧主義科學密切結合一定的生產關係和生產力來研究具體的日益發展的分工形式。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在其著作中闡明並分析了奴隸社會和封建時代的分工體系，工場手工業時期以及產業資本主義、壟斷資本主義時期的分工形式。馬克思列寧主義經典作家特別研究了社會主義社會條件下的分工問題。

* * *

很久以前就有人企圖給分工這一範疇下一個通用的包羅萬象的定義。柏拉圖認為，分工之所以產生，乃因為個人的需要是多方面的，而其才幹則是單方面的。他認為，每個人一生來只能從事一種勞動，但人的需要是多種多樣的，甚至是無限的，分工便可以解決這個矛盾。

屬於統治階級的古代哲學家完全擁護貫穿着世襲階級精神的奴隸社會分工體系，因此只看到分工過程的優點。古代作家們（柏拉圖、塞諾芬等）認為實行分工可以改善產品質量，更好地利用人們的能力。

① 馬克思、恩格斯：“關於‘資本論’的書信”，1948年俄文版，第13頁。

② 列寧：“經濟浪漫主義的特點”，載“列寧全集”，俄文版，第二卷，第209頁。

許多資產階級學者承認分工對社會發展有着極重要的作用。但與馬克思主義者相反，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和哲學家企圖給分工下一個適於一切時期和一切民族的、通用的、包羅萬象的定義。這種通用的定義，目的在於掩蓋對抗性社會中分工的階級內容，為資本主義社會固有的奴役人的分工制度辯護，證明這種分工的永恒性。

“依次說明農業、工場手工業、航海業、商業等實際勞動的特殊形式是財富的真正源泉之後，亞當·斯密宣稱：一般勞動，社會總和形態的一般勞動，表現為分工的一般勞動，是物質財富的唯一源泉……”^①。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創始人之一亞當·斯密的功績就在這裏。但亞當·斯密認為產生分工的原因是人們生下來就有的對交換的愛好。其實歷史上在交換產生之前就有了分工。分工這一社會現象到亞當·斯密眼裏變成了人們心理本性的產物。亞當·斯密沒有看到資本主義的分工與前資本主義的分工的區別，他沒有將社會內部的分工與手工業工場、企業內部的分工區別開來。

馬克思寫道：“亞當·斯密關於分工不曾提出任何新的論點。但作為工場手工業時期代表性的經濟學家，他的特徵就在於他特別着重分工。”^②亞當·斯密讚揚他當時的、資本主義發展的工場手工業時期特有的分工形式，並視之為永恒的。

資產階級唯心社會學家斯賓塞讚揚資本主義社會所固有的分工，把它看成進步的自然源泉。斯賓塞是從他萬應不變的社會發展有機論出發的，根據這一理論，社會的進步在於逐步由相同過渡到不同，在於社會變成機體之間有着分工的愈益複雜的機構。照斯賓塞的說法，分工只是彷彿支配着整個宇宙發展的、萬應不變的分化法則的表現之一。

斯賓塞把資本主義社會中與資本主義社會的生產關係和

①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參看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31頁。

② 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參看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419頁腳註。

剝削本質緊密联系的分工說成是“自然法則”。斯賓塞臆造“万应法則”的目的在於从思想上爲資本主義奴役性的分工辯護。

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庸俗政治經濟學派的代表巴赫爾也給分工下了適合於各個時期的通用的定義。

巴赫爾寫道：“……分工歸根結底不過是整個生物界發展史中起着重大作用的適應過程之一：勞動任務对各种人類能力的適應，勞動力对勞動任務的適應，勞動力和勞動任務各自不斷的分化。”^①巴赫爾認爲分工是勞動对人類的有限能力的適應。

巴赫爾這一適應法則与斯賓塞的有机發展法則具有同等程度的万应不變的性質。由此可見，巴赫爾也將分工看做是自然法則。巴赫爾千方百計地爲資本主義剝削性的分工辯護。

某些資產階級學者企圖把社会分工看作生存競爭的形式之一。例如法國的資產階級社会学家阿米爾·巨爾庚在其專門談分工問題的著作中，把分工看作生存競爭的結果。巨爾庚企圖用職業相同或職業相近的人們之間的生存競爭來代替社会的階級鬥爭。

巨爾庚作出極端荒謬的結論說，由於生存競爭，弱者被淘汰，他就要爲自己尋找新的職業，這樣一來分工便發展了。“……分工是生存競爭的結果；但它是這一競爭的緩和結局。由於分工，競爭者不致於相互殘殺而能够並肩共存。”^②接着，巨爾庚就舉例說明生存競爭的“緩和”結局。如果某人“只是体力衰弱，但腦子健康，那末他就会从事腦力勞動，投机職業。如果‘他腦力弱’，則無疑会放棄智力的競爭……”^③。這樣一來，由於一些人奴役另一些人而造成的智力勞動与体力勞動間的对立，就被巨爾庚描繪成爲適應於人們能力的人道而慈善的現象和生存競爭的結果。

① 巴赫爾：“國民經濟的產生”，第四版，彼得格勒，第168頁。

② 巨爾庚：“論社会分工”，略談高級社会的組織，1900年，敦德堡，第216頁。

③ 同上。

巨爾庚是十九世紀末葉、二十世紀初葉的社會學家，在這方面他却遠遠落後於亞當·斯密。亞當·斯密畢竟指出了資本主義分工的缺點。“終生從事幾件簡單工作的人沒有機會和必要磨煉自己的智力或鍛鍊自己的機敏性……，因而愚鈍無知到了人所能及的最大限度”。亞當·斯密接着寫道：“……在每個發達的文明社會裏，貧苦勞動者即人民大眾必然會陷於這種狀況……”^①。由此可見，亞當·斯密不得不承認：智力的落後是資本主義分工的結果；而不是它的原因，像巨爾庚所說的那樣。

按照巨爾庚的說法，資本主義社會可以逐漸使得“每個人的能力與其地位完全相適應”。所有這些反科學的論點清楚地表明：巨爾庚這部著作——資產階級社會學關於分工問題最巨大的著作——是反動的，是為資本主義辯護的。

現代資產階級學者企圖將資本主義分工的缺陷說成是一切機器生產都具有的缺點。例如，赫爾斯科維奇斷言：在機器工業時代，勞動不能令人滿意，是因為譬如某些工人只製造汽車上的螺絲釘，看不到整個汽車的生產；而原始社會中人的勞動有明確目的，因此能令人比較滿意^②。

當然，這類“學者”是要掩蓋這樣的事實：在資本主義條件下，勞動不能使人滿意是因為它把人變成了機器的附屬物，榨取了人的全部脂膏。其所以如此，並不是由於採用了機器，而是由於機器是用在資本主義生產中。不是機器本身，而是資本主義的畸形分工對工人智力和體力的發展起了不良的影響。

階級社會中的分工與階級鬥爭有不可分割的聯繫。資產階級的科學企圖掩飾、抹煞分工過程的階級內容。資產階級學者

① 亞當·斯密：“國富論”，第二卷，蘇聯國家社會經濟出版社，莫斯科，1935年，第303頁。

② “……從追求真正的生活方面來說，在沒有機器的社會中，生產體系給從事生產的人帶來的滿足，比使用機器的社會為多。”（赫爾斯科維奇：“原始人的經濟生活”，紐約，1940年）